

思想峰汇

学校育人不一定要从细处创新,更需要顶层设计。如何打破“碎片化”现象,以整体建构的方式思考每一所学校的育人模式,拷问着校长的思维品质与管理策略。

■嘉宾

陈如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余智军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教育局副局长
李政涛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育人模式需要整体建构

□本报记者 吴绍芬

开一节音乐课就是音乐特色,上几节体育就是素质教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随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校育人不一定要从细处创新,更需要顶层设计。如何打破育人的“碎片化”现象,以整体建构的方式思考每一所学校的育人模式,日前在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校育人模式的整体建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校育人谨防“碎片化”

中国教师报:现实中,有许多学校只注重自身发展的方式,缺乏对学校发展的整体考虑,容易人为地割裂学校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造成育人模式的“分散性”“碎片化”乃至“细碎化”现象。怎么求解?

陈如平:整体性几乎已成为所有领域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学校在育人过程中也不例外。

学校育人模式需要关注发展的整体性,这涉及办学目的、主体、客体、内容、过程、方法、手段以及结果等各要素的有效整合。第一,学校发展要素具有统一演化的过程,这种整体性包容了各要素之间的差异,为学校特色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平台。第二,学校发展某一要素的变化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性既是学校发展的本质特性,也是我们科学认识学校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善于把“珍珠串成项链”。

余智军:我们需要回到教育的原点思考教育的本质,围绕办学定位进行顶层设计,才能使技术和方法发挥更大的效能。也只有这样,我们所追求的轻负担、高质量教育才会有超乎现实的意义。学校不仅要教育,更要学会回到教育的原点,去重新思考教育观、学生观等基本问题,这种自

上而下、高屋建瓴的思考,正是学校在品牌建设中的收获。

所以,我们特别看重学校品牌的策划,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教育者直面教育观、学生观等核心问题给出清晰回答的过程,这就要求办学必须厘清办学理念、培养标准、教育特质、思考教育的本源,进行实践探讨、课程规划,这是学校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

校长要走出“点状思维”二元对立思维误区

中国教师报:育人模式的整体性首先拷问校长的素质,对校长提出了哪些挑战?

李政涛: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句话深刻反映了优秀校长的领导力对优质学校的影响程度。在育人模式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我认为,培养人要有“四好”标准,即:好的心态、好的口才、好的笔头、好的思维品质。如果说一个人的知识和学历是铜牌,人脉是银牌,那么好的思维就是金牌。有许多校长办学经验丰富,许多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后来上不了新台阶,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受思维品质的制约。

强调育人模式的整体建构,对校长提出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思维品质方面的,比如校长的办学思路是否清晰、观点是否有条理、有层次,是否能对学校的经验、特色、个性、风格、创新进行准确提炼,思考问题是否合理……如果眼光、视角、标准出了问题,价值观可能也会出问题。

对于校长的思维方式而言,点状思维、极端思维是万万不可取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校长经常有这种思维惯性。比如,教与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本身就是一对共生体,课堂就是师生共生、共长的家园,教师也要与学生一起共同成长,这才是真实的教育。但一些校长却在二元对立思维中,把教与学的关系对立起来,非此即彼,容易走极端。

在我看来,推进育人模式的整体建构对校长的思维品质提出了新要求,校长要有关联思维、整体融通思维、综合渗透思维和具体转化思维。

中国教师报:这四种思维模式如何应用到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李政涛:学校育人模式的整体建构,必然会涉及学校领导管理、课堂教学、班级建设、教师专业发展、学生成长、学校文化等方面。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关联思维,思考学校领导变革与领导团队发展有什么关联?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有什么关联?学生工作、班级建设与班主任成长有什么关联?

整体融通思维。一所学校在整体育人模式建构中,必然要考虑到文化的因素。学校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要强调精神、物质、制度、行为层面的文化内容,相比校园文化而言,学校文化更具有包容性、整体性。所以,校长在进行学校文化整体建构时,要有整体性思维,然后找抓手、切入点。要把文化的味道,追求融通到学校的方方面面,融入到教师发展中。

综合渗透思维。校长在进行育人模式整体建构时,一定要抓住自己学校的特色。但现在,许多校长弄不清楚特点与特色的区别。我去学校调研,不少校长告诉我,他们开设了足球课、篮球课,还经常获奖,所以体育特色鲜明。我问他们,这些能让所有孩子受益吗?他们微微一笑,摇摇头。特点变特色,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特点与特色最大的不同之处,色是点的弥漫和渗透。校长的价值追求、办学理念要弥漫、渗透到学校的方方面面,让所有人受益,才是特色。特点只与少数人有关,具有特殊的情境,是偶尔为之的。而特色是时时、处处、人人、事事都与之关联的。

具体转化思维。在育人模式的整体建构中,要努力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内容。许多学校提出“心中要有学生”,但不少是抽象的、模糊的、口号式的。怎样把美好动听的观点进行转化?转化到哪里去?要转化到日常学习生活中,转化到教学设计中,转化到教学过

程中,转化到教学反思中。

育人模式整体建构可走“五步棋”

中国教师报:学校整体建构需要从整体性、生态性的视角出发,追求整体效应。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建构?

陈如平:近年来,我花了许多时间在基层学校做调研,发现一个问题:有不少学校在育人过程中把各种要素进行肢解,非常零散,无法形成育人的整体合力。要让育人的整体建构模式落地,我觉得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

提炼办学理念。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径,确立学校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再渗透和融入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提炼的办学理念要充分体现学校的核心教育价值观;有明确的理论支撑;考虑学校的地域、特色、层次、培养对象等,有鲜明的个性;有一定的超越时空性和稳定性,保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不变;集中校长、教师等学校成员的意愿与智慧;有一个稳定的语言结构形式。总之,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要涵盖培养目标 and 培养方式。

确立发展主题。发展主题必须是学校在一定阶段提出的思想主张,是学校发展的主体和核心,蕴含了学校的教育主张,决定学校发展的基本方向。操作中,既可以从学生发展的角度,也可以从教师发展的角度;可以从德育、课程、教学、管理的角度;也可以从德育、课程、教学、管理的角度;可以从德育、课程、教学、管理的角度;也可以从德育、课程、教学、管理的角度。

构建体系框架。美国管理学家霍尔的“三维结构”管理理论将学校管理要素分为三个维度:管理职能,包括愿景、规划、组织、人事、指挥、评价、创新等;工作领域,包括德育、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教师发展、学校制度、学校文化、国际化、家校关系等;人,涉及学生、教师和家长。将以上要素按照一定的逻辑重新排列组合,可以整体建构构成一个新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学校教育体

系。采用系统论的“整体原理”,从学校整体出发,优化关键性教育要素,从而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最佳效益。

创新实施载体。载体可以是课程体系的建构,也可以是学校文化的规划;可以是具体的活动项目,也可以是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还可以是实施系统和运作模式的重构。

创建学校特色。彰显学校独有的教育个性,包括办学理念、学风、教风、人文氛围、教育培养手段、学生素质能力等要素,并且通过代代相传的积淀,形成稳定且鲜明的育人特征。学校特色可以分成特色活动、特色项目、特色教育、特色学校4个层级。

中国教师报:学校进行育人模式的整体建构要落到实处,区域教育管理者可以从哪些方面推进?

余智军:作为区域教育的管理者,在推进学校育人模式的整体建构中,基于学校的办学实际,一方面要引导学校思考教育的本质性要素,开展顶层设计,形成结构化的理念和策略框架,另一方面要帮助学校做好教育品牌策划,让学校站在高处审视今后几年的办学方向,形成较为稳定的富有学校内涵的发展特征。学校要从实践中提炼,在历史中传承,在移植中重立。

借助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力,我们要加强教育的基础建设和经费投入,进一步从教育硬件配备的外延转到教育软件建设的内涵上,通过制度设计促进整体提升,亮出各校特色办好每一所学校,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本着“一切从学生出发”的目标,致力于区域各校课程的校本化建设,有机整合课程资源与学校教育活动。同时,校本课程的个性化开发为学生的适性发展提供丰富而多样的选择,进一步凸显学校的特色。从学生实际出发积极营造校园文化,实施分层教学和多元评价机制,从内在层面促使所有学生在多样化的教育环境中个性成长,实现均衡教育的核心理念。为了全面提升教师业务水平,可通过制定专业成长规划,提供菜单式培训、开展“中小学教师专业素养提升行动”,发挥区特级、名师、骨干工作室的引领作用,开展学科建设工程,深化校本研究等途径。同时,促进教师在城乡中小学校的合理流动。要让学校创出品牌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

教育家影像

科尔伯格:现代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父



劳伦斯·科尔伯格(1927—1987),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和道德哲学家,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开拓者。代表作有《道德教育的哲学》《道德发展心理学》等。

一个穷人的妻子得了绝症,只有药剂师千辛万苦研发的药能够救命,但是这个穷人倾其所有只能付一半的药费,药剂师却死活不肯将药卖给穷人。这个穷人想尽了一切合法手段,还是得不到药,而他的妻子快死了。无奈之下,穷人选择了偷药。结果,这个穷人被药剂师告上了法庭。

这是美国学生常常面对的一个“两难”问题,他们还要为此进行讨论:这个穷人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法官该不该判刑……采用“两难故事测验”,经过10年连续测量记录72个10—26岁男孩的道德判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于1969年提出关于儿童的道德判断发展理论。如今,在美国学校中进行学生公民道德教育,都是按照科尔伯格的理论和设计的方法,通过学生自己进行道德讨论而实现的。

科尔伯格的理论与实践影响至今。有人曾说,在20世纪的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几乎每一本出版的心理学课本都与科尔伯格的研究有关。科尔伯格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道德理论体系,推动了世界德育事业的发展。他把道德教育的理念引入学校,为教师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也为学校的道德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科尔伯格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他世界级的研究成果与成就,离不开青少年时期的独特经历。科尔伯格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度过的,尽管战争的炮火并未波及美国本土,然而对于这场战争深刻的思考却对科尔伯格日后道德发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科尔伯格高中毕业后不顾家庭反对自愿当一名商船机务士,从事协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犹太难民通过英国海防偷渡到以色列的工作。这次经历让科尔伯格对一个问题产生了终身的兴趣,即:在什么时候,一个人不服从法律和法定权威时,从道德上是有道理的,这为他日后研究道德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8年,科尔伯格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广泛地阅读柏拉图、康德等人的书籍,对杜威的理论深表赞赏。与此同时,他被皮亚杰在道德判断力研究领域的探讨深深吸引,结合了杜威的实践研究后,他开始构建自身关于道德教育发展的理论。

科尔伯格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提出著名的道德发展“六阶段”理论,随后又进行大量的实验论证。1968年,科尔伯格到哈佛大学任教,其间创建了“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由于科尔伯格的威望一度变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道德、心理与教育思想的场所,成为众多学者心中的“麦加”。

20世纪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美国政府最高层的道德堕落及社会各个角落无处不有的罪恶,引起了美国国民的道德

恐慌。传统的道德教育再也无法获取人们的信任和遵从,学校也在维持传统的道德秩序上疲软无力。社会、家庭要求学校承担起新的道德教育责任,以适应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科尔伯格的理论给无所适从的道德教育带来了一丝希望。

科尔伯格主张,学校的道德教育应按照道德发展的规律,激发儿童内在认知结构发生变化而主动要求向更高阶段发展。他主张的道德教育不是以外的社会权威为依据,而是以一个发展中的儿童朝向更高阶段的自然趋向前进为依据。同时,科尔伯格通过实验发现,儿童的道德判断有许多不是明显地来自于成人的道德标准,儿童有他自己的一种道德,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考虑对与错的问题,儿童的道德判断最终还是按他的发展水平作出的。因此,在道德教育中,最主要的是要激发儿童内在的发展,而不是靠灌输或是用权威的影响。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科尔伯格认为,教师必须注意理解儿童所做的道德判断的意义,了解教师与儿童、儿童与儿童之间在道德推理上的差异,并能确定儿童在道德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因此,教师必须具备儿童道德思维发展阶段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并能够运用这些知识来确定儿童所处的道德发展阶段。这样,教师才能有的放矢地促进儿童道德认知发展。

科尔伯格及其同事的实证研究证明,

个体道德判断的成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结果。科尔伯格强调,根据儿童已有的发展水平来确定驾驭内容,创造机会让学生接触和思考高于他们一个阶段的道德推理方式,造成学生认知失衡,引导学生寻求新的认知平衡,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判断水平。

科尔伯格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把道德发展理论带出了象牙塔,走向了社会实践。科尔伯格认为,道德教育毫无疑问需要通过以道德“两难”法为主的课堂讨论方式来促进思考。同时,道德问题并非在课堂内讨论完就结束。道德问题往往涉及整个学校,有些问题的产生与整个学校、社区氛围有关。因此,科尔伯格进行了另一种道德教育实验——在学校中建立“公正团队”,利用公正的机制培养学生的公正观念,达到更高的道德发展水平,强调团体的教育力量和民主机构的教育作用。

“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有很大的责任,则这个人应该坚持下去。”科尔伯格曾经这样回答朋友关于自杀的提问,但是在面对真正的“道德两难”时,一直痛苦地与病魔斗争的科尔伯格选择了自杀,没有继续坚持自己对他人的“责任”——完善道德发展理论,但科尔伯格30多年来关于道德发展的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论著,已经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崇高的声誉。

(冯永亮 综合整理)